

中国近代小说研究

ZHONG GUO JIN DAI
XIAO SHUO
YAN JIU

◎ 林薇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中国近代小说研究

中国近代小说研究

中国近代小说研究
中国近代小说研究

中国近代小说研究

ZHONG GUO JIN DAI
XIAO SHUO
YAN JIU

◎ 林薇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小说研究 / 林薇著. — 天津 :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5528-0334-1

I. ①中… II. ①林… III. ①小说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52812号

中国近代小说研究

林薇/著

出版人/张玮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http://www.tjabc.net>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5 字数 291 千字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8-0334-1

定价: 35.00元

目 录

第一章 近代小说变革的征兆	1
第一节 《蜃楼志》:人欲的释放	1
第二节 《兰花梦奇传》:悲剧审美意识的觉醒	11
第三节 《何典》:反传统的叛逆姿态	17
第四节 《浮生六记》:性灵小说之滥觞	25
第二章 世情小说综论	36
第一节 世情小说之界定	36
第二节 萍踪浪迹的作家群	38
第三节 近代前期世情小说之人文蕴涵与美学风貌	41
一、从才子佳人的绮思丽想回归市井闾阊	41
二、作家主体精神的张扬	43
三、文化意识的升浮	45
四、追求平淡自然的小说美学风貌	47
第三章 京、海分流的都市风情	51
第一节 《品花宝鉴》:长篇巨幅的都市风情画卷	51
一、十九世纪京华紫陌红尘的掠影	51
二、一部梨园小史	56
三、“彩笔才人,写市儿俗事”	67
第二节 《花月痕》:自叙传式的长篇抒情小说	70
一、一部孤愤之作——将身世之感打入艳情	71

二、以词赋体而为说部——词章化、抒情化的	
小说美学标格的建立	81
三、超现实的艺术手法的探索	85
第三节 《青楼梦》:落魄文人的心理补偿	87
第四节 《风月梦》:扬州风月繁华的实录	94
第五节 《海上花列传》:人的文学之丰碑	98
一、宽仁悲悯的人文精神与超前的小说审美意识	102
二、欲海狂澜中人的异化和沉沦	104
三、对于人性弱点的宽恕和悲悯	111
四、风月场中未泯的一丝真情	114
五、烟花北里——透视一个铜臭熏天、人欲横流的浮 华世界的万花筒	117
六、反传奇化、反程式化的叙事谋略与地域文化色彩	121
第四章 传统的世情小说的延续与变异	128
第一节 《三分梦全传》:开启游子还乡的文学母题	128
第二节 才子佳人小说之绪余	131
一、《听月楼》及其他:父与女冲突的情节模式的确立	132
二、《白圭志》:女性文学视角的凸现	134
三、才子佳人小说的花样翻新与走向混沌	135
第三节 《红楼梦》之仿作——《绘芳录》及其他	139
第五章 抉发时弊与文化反思	148
第一节 《官场现形记》:谴责小说的开山之作	148

第二节 《文明小史》:一部时代色彩极其鲜明的力作	158
第三节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道德批判与末世悲凉 ——兼论吴沃尧“救世之情竭,而后厌世之 念生”的心路历程	162
第四节 “小说界革命”前后的写情小说 ——吴沃尧所确立的写情规范:哀情小说、 苦情小说、孽情小说	173
第五节 《老残游记》的高标逸韵——天外云璈, 空谷谁应	180
第六节 《孽海花》的三重意蕴及其艺术审美情趣 ——一个荣华落尽的历史时代的消逝	197
第七节 《梼杌萃编》:谴责小说之后劲	212
第六章 近代小说与“五四”新文学的天然纽带	229
第一节 论林纾对近代小说理论的贡献 ——启迪了现代小说意识的觉醒	229
第二节 苏曼殊的哀情小说	259
第七章 深植于国民性的侠义公案小说	267
第一节 侠义公案小说综论	267
第二节 《儿女英雄传》:京味小说之滥觞 ——从社会学、民俗学、文化学的解读	270
第三节 《荡寇志》:封建法权的艺术图释	283
第四节 《施公案》及其他:平治之书滋长的消闲游戏倾向	294

第八章 近代小说的作者、版本研究	308
第一节 《儿女英雄传》作者文康家世、生平及著述考略	308
第二节 《三侠五义》版本源流考略	328
第三节 《黄绣球》的作者是谁	353
第四节 林纾自撰的武侠小说《技击余闻》最早版本辨正 (附图十二帧)	361
附录:近代文学三杰	379
后记	387

第一章 近代小说变革的征兆

近代前期,中国小说的发展已经呈现若干变革的征兆。这个过程可以上溯到嘉庆、道光年间,下迄 20 世纪初“小说界革命”。文人创作的世情小说,其价值取向、审美方式、文化底蕴、话语形态,都出现了对传统的疏离与悖逆的迹象。除了一些引人瞩目的作品如《花月痕》以词赋体而为说部开抒情小说之先河、《海上花列传》以平淡自然的纪实风格体现了超前的小说审美意识等等而外,其他一些较少受到关注的作品,如《蜃楼志》所透露的“人欲的释放”的信息、《兰花梦奇传》对于深潜层次性爱心理的透视、《何典》所具有的反传统的叛逆姿态、《浮生六记》为性灵小说之滥觞等等,都带有一定的前瞻性。只是由于其后“小说界革命”的勃兴,觉世新民的浪潮横决神州大地,因此近代前期小说本体的变化,反而湮没不彰。

第一节 《蜃楼志》:人欲的释放

庾岭劳人所著的《蜃楼志》^①,是中国第一部以洋行买办商人为主人公的小说,提供了海禁初开时期广东地方政治、经济、世俗、民情的斑斓画卷,勾勒出了一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地域色彩的浮华世相。小说刊刻于嘉庆九年(1804),写作年代远在五口通商之前

^① 《蜃楼志》,24回,题“庾岭劳人说”“禺山老人编”,存嘉庆九年(1804)刻本。卷首有罗浮居士序,卷末署“虞山卫峻天刻”。

几四十年,而广东地方已是得风气之先。小说相当敏锐地反映了进出口贸易的商潮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震荡。不得不承认《蜃楼志》带有“东风第一枝”的报春花似的前瞻性,它将前所未有的文学形象——新兴的豪门巨富——推上历史舞台,昭示了“人欲的释放”这一强劲的时代狂飙的崛起。作家所肯定的小说主人公——豪门公子苏吉士,已然不是“蟾宫折桂客”,亦非“修齐治平”的志士仁人,而是拥有巨额财富的买办商人。吉士几乎就是《红楼梦》所指斥的“皮肤滥淫”之辈,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所讲求的“文行出处”的清操劲节在他身上也已经荡然无存,从而构成对《红楼梦》《儒林外史》的讽刺。《蜃楼志》体现了对物欲、色欲的崇拜和张扬,吉士只不过是一个在金钱和女人之间纵横驰骋、无往而不胜的强者,他是作家按照自己的价值体系和审美意向塑造出来的“当代英雄”。这一形象的出现,昭示了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人生价值天平的严重倾斜。

小说提供了一个陌生的、新的文化语境,人们感受到了那海上吹来的醉人的风,五彩缤纷的舶来的巨大诱惑令人晕眩,金钱傲然地睥睨一切、主宰沉浮;而诗礼之邦的固有文明,儒家的“义”“利”之辨,道家的虚静无为,似乎都已经飘然远逝;人们切切实实地感受到的只有世俗的、充满欲念的红尘热浪。小说首回即开宗明义地写道:“广东洋行生理,在太平门外。一切货物,都是鬼子船载来,听凭行家报税,发卖三江两湖及各省客商,是粤中绝大的生意。”这是《蜃楼志》一书的特殊语境。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开放海禁,设粤、闽、江、浙四海关,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关闭闽、江、浙三关,仅留粤海关为唯一的对外窗口,粤海关遂居于重要地位。人们从《蜃楼志》中第一次领略了通商口岸、滨海城市的富庶风光,外舶纷来,内商云集,作家特意铺陈渲染其事:“珠楼矗向云间立,琛舶纷从画里来。”(第4回)19世纪初叶,还很少有哪位作家向粤海之滨的这

座开放城市投去关注的一瞥。

小说托言明代以障眼,书中几次出现明世宗嘉靖年号,以避免触犯时忌,实际大体上反映的是清代乾、嘉之际的社会现实。广州十三行洋商(即指买办商人)垄断进出口贸易,崛起而为新兴的豪门巨富,一切舶来货物都由洋行商人申报税饷。小说刻意摹写珠光宝气、奢靡淫逸的洋商世家。洋行商总苏万魁,趁三十年好运,大发洋财,“家中花边番钱(银元),整屋堆砌,取用时都以箩装袋捆”。万魁为人又十分精明,工于算计,“放债七折八扣,三分行息,都要田房货物抵押,五月为满。所以经纪内如兄若弟的固多,乡邻中咒天骂地者亦不少”(第1回)。财源滚滚,竟然成了粤中绝顶的富翁。凭借财富,他也拥有了一定的精神优势,“这洋商都是有体面人,向来见督抚司道,不过打千请安,垂手侍立。着紧处大人们还要留茶赏饭。府厅州县看花边钱面上,都十分礼貌”(第1回)。他在花田构筑新居,巍峨如同城堡,锦天绣地,富丽堂皇;为儿子吉士迎亲之时,妆奁争光耀日,摆了数里之遥,笙歌彩舆,格外的艳丽辉煌。拥有如此巨额财富,固然是万人所羡,却也未尝不是千夫所指。小说相当准确地反映了中国第一代买办商人的历史命运,他不得不面对双重的挑战:一是官府的敲诈勒索,一是暴民的洗劫。待到他吃够苦头之后,方才利名都淡,悟出“乐善好施”的为人之道,但已悔之无及了。

小说情节主要围绕洋商与粤海关的矛盾展开。洋行生理,也是清政府获取巨额税饷的利藪,设“粤海关监督”主其事。此系优差,油水甚丰,以致朝廷规定任期限于一年,不准再任。实际清代海关自其开设之始,就成为官吏贪赃、营私舞弊的罪恶渊藪。朝廷屡禁不止,如雍正元年(1723)皇帝下诏申饬海关监督纵容胥吏“高下其手,任意勒索”,“以国家之额税,听猾吏之侵渔;以小民之脂膏,饱奸胥之溪壑”。(《粤海关志》卷一)《蜃楼志》一书对粤海关的黑暗腐败

作了相当生动酣恣的描绘和揭露,在中国小说史上实属仅见。粤海关作为封建国家机器的代表,虽处南海之滨,对外开放的前沿,却未曾吮吸到任何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葱茏;相反,生杀予夺的权柄加上进出口贸易巨额利润的刺激,导致了人性的异化、欲望的疯狂。人们从小说中不难窥见:在封建专制政体运行机制中的粤海关,无可避免地空前贪黷,空前糜烂。小说成功地刻画了一个贪蠹骄淫的粤海关监督赫广大的形象。

作家不无深意地带了一笔——“赫广大系功勋之后”(第18回),点明他的宗藩贵胄的高贵身份,也就无怪乎他的颐指气使、肆无忌惮了。小说为他命名“赫广大”,也寓有声势显赫、神通广大之意。他年纪不过三十上下,夫人是工部侍郎次女,又有侍妾十余辈,其人荒淫恣睢,聚敛无度。书中所写当时官场的运作程序,堪称惟妙惟肖。他的这个粤海关监督的肥缺本是花钱谋干而来,因慕粤东富艳,原为财色起见,所以莅任伊始,就大施淫威。先是用大帽子压人,一纸告示,义正辞严,冠冕堂皇,指斥洋商“蠹国肥家,瞞官舞弊”,“欺鬼子之言语不通,货物则混行评价;度内商之客居不久,买卖则任意刁难。”(第1回)所言或许不为无据,然而他只不过是打着一本正经的幌子,借以威胁恫吓罢了。随即将苏万魁等一千洋商拘集班房,责以“上漏国税,下害商民”之罪,扬言要将他们问罪杖徙。赫广大又亲自夜审洋商,喝令将苏万魁当堂掌嘴二十,以示薄惩,使得众洋商颜面扫地。这样,勒逼得洋商一次就孝敬他白银三十万两。赫广大又命总管包进才(包进财)巧立名目,正税之外,加二抽税,名曰“耗银”;多索规例,名曰“火烛银”。更换潮州、惠州各口书办(书办是被派往各口岸征收货税的,此缺历来都要用银子谋干),乘机抬高标价,售缺肥私。为求粤中佳丽,赫广大命河泊所官乌必元于花艇船娘中为其选美,遴选得妖姬八名,以充下陈。闻说乌必

元之女小乔，国色天香，径命乌必元将小乔送入府中，强占属官之女为妾。时人题诗于海关部照壁以讽其事：“新来关部本姓赫，既爱花边又贪色。送了银子献阿姑，十三洋行只剩七。”赫广大窃海关之权柄，猖狂肆虐，渔色残民，其凶狡淫毒处，令人发指。他最后终于被督抚会衔参奏，将他蠹国殃民的恶迹，汇成十款大罪，朝廷派出钦差大臣，将赫广大革职拿问。小说第18回查抄赫广大家产的那份清单，竟然可以与抄没和珅的相比拟，除了大量珍宝器玩服饰而外，贪赃的白银就有五十二万余两，黄金四万二千余两，亏空税饷一百六十四万余两。引人注目的是还有不少洋货：洋表大小一百八十二个，洋玻璃床十六张，洋玻璃挂屏一百零四件，洋毯四百十八铺，等等。如此一个罪恶昭彰的贪黷酷吏，皇帝竟然转念旧臣，宽宥恩赦，以“酒色糊涂，不能约束下人”为辞，替他开脱罪责，从轻发落，仅将他的四个家丁处斩以抵罪，于此亦可见出清代后期吏治腐败之一斑了。综观赫广大的宦海升沉，颇能给人一些启示：中国最早开放的粤海关，并未能成为放眼看世界的窗口，却成为一些勋旧子弟首先染指的禁脔，一切运行操作机制均闭锁于封建的森严壁垒中。

《蜃楼志》是一部带有社会风俗画卷性质的作品，以精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了粤海之滨的地域风光和世态人情。一面是膏粱纨绔，酒色财气，涣涣泱泱；一面是风声鹤唳，官逼民反，洋匪横行，透露了“山雨欲来”的时代征兆。小说以描摹众生色相见长，除了侈崇华丽的洋商和凶神恶煞的海关监督而外，各色人物——封疆大吏、府县佐杂、闺中儿女、帮闲篋片，乃至花舫船娘、广东烂仔，或则草莽英雄、凶僧巨寇……一一点染其中，错落有致。而小说艺术描写的中心，则是豪门公子苏吉士。

他是苏万魁的独生子，小名笑官，生得玉润珠圆，父母宝同拱璧。这位小说的主人公，乃是一个不喜诗书、唯耽女色、风流倜傥、

慷慨挥霍的洋商子弟,颇有一些资本主义勃兴时期的“当代英雄”的意味。毋庸讳言,作家心目中的理想人格,既非忠臣孝子,亦非志士仁人。蟾宫折桂、青史留名之类的人生价值取向,都已过时陈腐。苏吉士这一艺术形象,明显地表露了对于金钱和色欲的崇拜——占有金钱和女人,乃为强者。小说体现了社会转型时期人生价值观念的裂变与重构,不能不承认作家艺术直觉的敏锐,超前地表现了“人欲的释放”这一强劲的时代狂飙在人们心理上引起的震荡。

在中国古代小说的人物画廊中,苏吉士这一形象,无疑带有一些异端色彩。吉士无意功名仕进,漠视科举考试。他的贡生是用钱捐来的,乡试名落孙山,他也毫不介意,“榜发无名,也算是意中之事”(第8回)。从小说中那个略识之无的温春才(瘟蠢材)竟掇高科——考中第二十名经魁的事,就可看出作家对于科举制度的揶揄嘲讽。吉士后来因为参与戎机平定叛乱得授内阁中书,他也辞官不做。对于金钱,吉士持役物而不役于物的态度。在苏万魁因花田新居被劫惊悸猝亡之后,吉士子承父业,克绍箕裘。不过,他也对父亲一生的惨淡经营进行了反思,感悟于“父亲一生原来都受银钱之累”(第9回),“到底是看得银子太重,外边作对的很多”(第2回),因此他改弦更张,挥金似土。查核乡间银账及陈欠租项:乡账本银不到三万,连利共该七万有余,实属本少利多;此外,各处庄田共欠陈租一万九千五百余石。吉士继承遗产之后,所做的头一件事,就是焚债券。他将众债户齐集花田,当众宣布:欠银欠粮一概豁免,婉言“当初家父在日,费用浩繁,所以借重诸公生些利息,此刻舍下各项减省,可以不必了”。说毕,即将所有债券当众烧个精光,作为抵押的田房文契一概当场发还,博得“众债户俱各合掌称颂,欢声如雷而去”(第9回)。这使人很容易记起中国古代那个流传久远的故事——冯谖市义,不过二者的性质可能略有不同:冯谖焚债券,是为

孟尝君市义,以示人君的仁者胸怀;苏吉士焚债券,则是一种经营思想的转换。对于一个拥有洋行、银店生理的商人来说,这种盘剥穷民的高利贷剥削,也可休矣。广州兵戈亢旱之年,米价腾贵。吉士命家人将存粮开仓平粜,每石收银三两六钱。“若讲那时米价,每石十两,不是已少了六两四钱一石么?若依着平时平价,却还多了一两六钱一石,八万石还多卖了十二万八千银子。这虽是吉士积善之处,仔细算来还是他致富的根基。吾愿天下富翁都学着吉士才好。”(第20回)这种描写,恐怕主要不是为了显示吉士的仁者风范,而是为了显示商家的精明和开明的致富之道。小说以浓墨重笔刻画吉士的“轻财好客,豪气欲干云”,书中各色人等,几乎都曾叨受苏门的惠泽,端的是挥金似土。施材被逼自尽,其时家徒四壁,尸身将腐,子女哭天不应,叫地不灵,吉士慨然一力承当,赠金帮助他们买棺成殓,葬死恤生,拔人于困厄之中。乌岱云虽曾诬告吉士,但是乌岱云被递解回籍,吉士仍然不念旧恶,赠银二百两作为程仪,帮他安家。至于一般亲友,吉士更是手头撒漫,时相周济。小说的人生价值取向是十分明确的:有了金钱,方可乐善好施;有了金钱,方可扶危济困;有了金钱,方足以为“当代英雄”。

至于色欲,《蜃楼志》一书无疑采取放纵乃至欣赏的态度。溯其渊源,当与晚明启蒙主义思潮一脉相承。李贽《焚书》说过:“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李贽《焚书·读律肤说》)“如好货,如好色……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李贽《焚书·答邓明府》)《蜃楼志》第1回开宗明义即言道:“况男女居室之私,一日一夜,盈亿盈兆,而托言道学者必痛诋之。”径将“男女居室之私”视为天理人情之所在,大有戳穿道学、张扬人性的味道。在书房里,吉士的业师李匠山正襟危坐,侃侃而谈,谆嘱弟子:“你们此刻读书,则经史文章,就是你们的事业,余外皆可置之不问。”而吉士却正在为温

家素馨小姐神魂颠倒,想入非非,大觉先生之言逆耳,忖道:“我看你年纪也不很老,难道就不懂得一点人情?天天说这样迂话。我恍恍儿记得书上有什么‘饮食男女,人之大欲’,这就不就是圣贤教人的话么?”(第3回)公然与“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训条大唱反调。在《蜃楼志》所提供的那个温馨旖旎的南国富商的庭园中,珠明玉暖,鸟语花香,几乎感受不到多少礼教的阴影,有的只是“有女怀春,吉士诱之”的雍雍和鸣,或许这也就是吉士的命名由来。这部小说几乎可以说是言“欲”而不言“情”的。无怪乎它遭到一些论者的非议,说它“以性为爱,以欲为情”,“只见云雨,不见风月”^①,将吉士称作“一只花蝴蝶,在少女丛中讨生活”^②,也可谓事出有因。吉士以“富埒王侯,貌欺潘宋,恂恂儒雅温存”的风流标格,从一开始就成为倚翠偷期的行家里手。小说用了很多篇幅描写苏吉士与温素馨的待月幽期,绘声绘色地摹出少男少女情窦初开、蝶恣蜂狂的性爱意识的觉醒。同样写小儿女的燕婉之态,《红楼梦》中的“意绵绵静日玉生香”,写得充满了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童稚和天真,一片清澈晶莹的纯净心地,宛如伊甸园中的天使;而《蜃楼志》则充满了世俗的、肉骨凡胎的欲望,恣意品尝着偷尝禁果的魂消魄荡。这种饱含色欲挑逗意味的描绘,简直就是对《红楼梦》所写的木石前盟那样的一派清纯的践踏。吉士蔼蔼温文,恂恂儒雅,对于女子,有着貌似贾宝玉的那份温存体贴之性,然骨子里却大相径庭。贾宝玉是“意淫”;吉士却是纵欲,不免“皮肤滥淫”矣。不过,他也不是贾宝玉那样的封建贵族阶级的浪子,带着悲观厌世的宿命色彩;而是一个弄潮于外

① 引自王孝廉《〈蜃楼志〉——一部承前启后的谴责小说》一文,见台北市广雅出版公司1983年版《蜃楼志》附载。

② 采星:《〈蜃楼志〉走笔》,《文学遗产》1986年第5期。

贸易商海中的新兴的豪门巨富,没有那颗感受着“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高贵孤独的心,却也不是百无一用的富贵闲人,而是敢作敢为的时代宠儿。小说以全然世俗化、尘凡化的审美心态,构成了反《红楼梦》的模式。

书中又一而再、再而三、不惮其烦地摹写吉士猎取美色的艳遇,充满歆羡猎奇的意味。除了格调卑俗之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作家心目中这正是“当代英雄”的标记。同样写商人的纵欲狂欢,苏吉士又不同于《金瓶梅》中的那位顽主西门大官人。《金瓶梅》写两性关系,无论写得如何酣畅淋漓、眉飞色舞,然而终究摆脱不了那种视性爱为邪恶、为罪孽的阴影,张竹坡评点本卷首《色箴》所谓“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中教君骨髓枯”,弥漫着生命价值毁灭的虚幻寂灭之感,颠鸾倒凤的淫乐狂欢,换来了“油枯灯尽,髓绝人亡”的生命萎谢;色心如炽、烈焰冲天的荒唐秘戏,映衬着小说结尾孝哥永福寺出家的悲怆苍凉。比较起来,《蜃楼志》毋宁说倒是体现了对“万恶淫为首”这种传统道德观念的轻藐和背叛,至少那种原罪感、那种对于欲火将生命化为灰烬的恐惧感和危机感,已经不复存在。在《蜃楼志》中,猎取美色,成为旺盛财力、强悍生命的矜耀,几乎可以说是超前地体现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对于金钱魅力和剽悍生命的礼赞。小说刻意将吉士写成一个驰骋于粉白黛绿丛中无往而不胜的强者,以搏击进取的生存心态,构成了反《金瓶梅》的模式。因此,《蜃楼志》中尽管存在一些荒佗的笔墨,它的人生价值取向未必是美的,也未必是善的,但却是属于未来的。从中国文化心态的变迁与审美意识的嬗替来看,这样一部小说,无疑是透露了近代变革的征兆。

戴不凡对此书的评价:“如以‘九品’评之,在小说中这该是一部‘中上’甚或‘上下’之作。”(戴不凡《小说见闻录》)中国第一代买办